

多巴湖畔

陳玉峯

一、魚姑娘

古早、古早的烏蘇烏西山下，有個父母雙亡的年輕人，他以漁獵為生，逐獵物而居；他漂泊渡日，無拘無束。有天，他在山中連走七天七夜，打不到一條魚，獵不了半隻動物，只以落果野草裹腹。他很傷心，但也無計可施，只得一步一步走下去，終於走到了西門溝溪，一條溪水清澈、游魚繁多的山溪。

他熟練地放了網，興奮地想像著魚排大餐。不料，事與願違，他苦等了一整天，什麼魚也沒進網。雖然已近絕望，他還是耐心地守候，直到隔天，他懷疑是他的網目做太大了，網不住魚兒。正當他想換網的時後，突然聽到彷彿天上傳下來的聲音，告訴他待會兒就會有魚落網。就在他半信半疑之際，果然一條大魚進網。他很高興，也很害怕，因為這條魚活像隻怪物。然而，飢腸轆轆的他顧不了許多，費盡吃奶的力氣，總算把怪魚背了回獵寮。然後，他急著劈柴，準備烤魚吃。這時，那條魚竟然發出人聲，細細地說：「請你行行好，不要殺我吃！」他嚇了一大跳，半信半疑地將臉湊近魚嘴。

呀！真的是魚講話！

他打開魚網，忽地，怪魚瞬時變成一位美少女，亭亭玉立地站在他跟前，原來的魚鱗變成閃閃發亮的黃金衣飾。魚姑娘說：你若肯放了我，我就送你一些金子。他簡直嚇呆了，也樂昏了，貪婪地要金子，也懷疑自己是否在夢中。

魚姑娘給足了黃金，然後說她要走了。他覺得她美若天仙，於是苦苦哀求著要魚姑娘當他的妻子。禁不住他再三要求，魚姑娘答應了，但要求他得發個誓，無論如何今後絕對不能對第三者說出她是魚，否則一切將毀滅。他發了誓，於是他們就結為夫妻。

如同天底下所有的童話故事，從此，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照理說，故事必須打住了，但他們偏偏闖進童話世界的禁忌，繼續演出柴

米油鹽醬醋茶。

一年後，他們有個胖兒子出世了，這孩子卻是個頑皮難纏、野性不馴的過動兒，因而夫妻不時為小孩的管教爭吵不休，加上坐吃山空，金山、銀山有時盡，他遂開墾了幾畝田，由狩獵生活轉變為農業生活。

平時，他得種田，中午由妻子送飯到田裡去。等孩子長大些，就改由小孩送飯給老爸吃。然而，送飯得游過一條溪。有天，小孩游泳過溪後肚子餓，就把飯盒裏的食物吃光光，帶著空盒給老爸。他一時怒火中燒，長年累聚的牢騷一股腦全爆，連打帶罵，吼出了：你這個魚小孩無可救藥！

孩子哭跑回家告訴媽媽。魚姑娘一聽，臉色蒼白喃喃自語說：誓言既破，緣分已盡。立即吩咐小孩跑往最高山頂避難，然後獨自走向西門溝溪縱身溪中。在此瞬間地裂山崩，方圓數百里的大小溪流的洪水，齊灌此間，淹沒所有人跡、村落，於是多巴湖於焉誕生……。

2009年2月1日，我們頂著寒風，在遊艇上聆聽著佛教的法師，讀著印尼文的解說手冊，翻譯多巴湖由來的童話，一個很不精彩、俗不可耐的故事。然而，精彩、脫俗的是講故事的人，他從未輕忽塵世間遇見的每一件「俗事」。

二、多巴湖 (Toba lake) 自然史

「他不是我想像中或一般認為的唸經師父，他談與做教育的、社會的、環保的、許許多多公益、公眾事……」我訪談過的信眾中，一致推崇這位在人事中修行的法師，而他邀請我來印尼，為的是搶救熱帶雨林暨相關事務。1月30日深夜，我們來到多巴湖中的陸連島沙莫息爾

(Samosir)，下塌塔庫塔庫 (Tuktuk) 村落的湖畔旅館；1月31日參觀此島的瑪達文化時，法師提問第一道課題：如何規劃多巴湖地區、如何造林等，以及如何走上生態旅遊、環境教育或解說的方法。

然而，我首度到此陌生國度，對於眼界下的熱帶國土完全無知，不可能具體回答，因而僅就資源調查、人文相關、終極目標、創造性技巧等等，敘述其原則暨方法論。2月12日回台之後，才陸續搜尋資訊、購買圖書研讀，提供自己一些背景資料。關於多巴湖，當然得由其前世、

今生談起。

大約在 7 千萬年前，印度板塊開始碰撞亞洲板塊，且漸次隱入亞洲板塊下方。印度板塊的推擠速率每年約在 10~18 公分，因而將喜馬拉雅山系向上抬昇。連鎖相關的陸塊抬舉，也包括蘇門答臘前身的誕生。在漫長地質年代裏，有隆起，也有下陷，伴隨著地震與火山爆發。這些複雜的地體變遷姑且不論，總之，蘇門答臘島在無數次的地震及火山爆發中，藉由鉅變而抬舉出海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持續在進行著造山、造陸運動。

§火山爆發與多巴湖的形成

蘇門答臘相當於中央山脈或山稜主脊係由西北斜貫東南方向，其下方存有大斷層（Semangko Fault），因而地下熔岩漿不斷上衝，蓄積巨大壓力。就在現今蘇北省汶浦溪（Wampu）及巴魯門溪（Baruman）之間，終於在約 7 萬 5 千年前，發生極大規模的火山爆發，形成了第一代或古多巴湖。爆發時所噴出的岩漿、火山灰等，散佈的範圍廣達 2~3 萬平方公里，甚至於抵達斯里蘭卡、孟加拉灣及安達曼群島（Andaman Islands），而且，馬來西亞半島上這次爆發的火山灰底下，還找到石器時代的石斧；而在火山口下方的鄰近地區，噴出岩漿等所形成的凝灰岩，厚度有達 600 公尺者。

1980 年代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，這次爆發大約噴出了 1,500~2,000 立方公里的地下物質，係全球已知一次噴發的最大量，據法蘭西斯（Francis, 1983）估計，在 9 天之內堆積的火山灰超過 1 千立方公里。也因為如此鉅量的物質噴出，火山頂發生大陷落，形成了一個超級火山口，匯聚雨水之後，變成古多巴湖，估計其水面及水體遠比今之多巴湖大多了。

隨後，在距今約 3 萬年前，這個死火山口再度復活，發生第二系列較小規模的爆發，在舊火山口裏面建立第二個火山口，而古火山口及古多巴湖水下的岩土層被抬舉起來，且在陷落時裂成兩半，西半塊形成了今之沙莫西爾島（Samosir）；東半塊則連接原古火山口東南半壁，形成現今由普拉帕（Prapat）鎮到迫砂（Parsea）鎮之間的半島地形。又，沙

莫西爾島與多巴湖之間，在潘古魯濫（Pangururan）附近，存有窄隘陸橋相連，故而我將該島稱為陸連島。

Whitten, T., Damanik, S.J., Anwar, J. and Hisyam N. (2000) 的《蘇門答臘生態》一書中還有多巴湖形成的剖面圖可供參考。而多巴湖火山口及沙莫西爾島合稱為「復活的死火山口（resurgent caldera）」，整個湖由西北端（即瀑布區）斜走東南端的長度約 100 公里，無疑的，多巴湖正是全球「復活的死火山口」之最鉅大者，相較之下，例如美國華盛頓州的聖海倫山（St. Helen's）的火山爆發，噴出來的岩漿、火山灰等，不過是 0.6 立方公里，而且，其火山口只有 2 公里直徑。

多巴湖湖面座落在北緯 2~3 度、東經 98~99 度半之間，海拔約 906 公尺，湖周環繞的山地或高地，以西北角的西姆阿丹山（Sibuatan）2,457 公尺為最高。此山東側的東襟村（Tongging），有瀑布名叫西比索·比索（Sipiso-piso），為俯瞰多巴湖西北端的好地方。該瀑布呈單股直下匹練，我認為此地區如瀑布所在的近乎垂直的懸崖，可能就是 7 萬 5 千年前第一次火山爆發後，地塊大崩陷所形成。

關於多巴湖地區的生態體系方面，由於蘇門答臘島的高地或高山仍存有真正的高山植物，且係屬東喜馬拉雅山系的物種，足以證明在冰河時期該島與馬來半島等相連，從而物種南遷蘇門答臘，氣候回暖則該等物種往上遷徙。古植物的研究顯示，在多巴湖南方約 10 公里餘的西莫隆·莫隆（Siborong-borong）高原地區，匹錫錫（Pea Sim-Sim）的海拔 1,450 公尺處所抽起來的沈澱層，涵蓋了最近 18,500 年的資料，從而推論該等地區在 16,500 年之前，是亞高山及上部山地雨林的鑲嵌體；而 16,500 年前~12,000 年前期間，以殼斗科（oak）森林為主，之後，漸次衰退，及至 7,500 年前，殼斗科的山地雨林已式微，改以赤楠屬（*Eugenia* 或 *Syzygium*）植物為優勢，故而推測此等地區可能已轉變成沼澤林。

現今在西莫隆·莫隆高原的泥炭土沼澤地，我認為即 7,500 年來不斷累積形成的植物體殘渣，這等物質若遇地殼變動而被壓在下，即可能形成煤炭。然而多巴湖四周及沙莫西爾島我認為並非沼澤林，有可能以山

地雨林為優勢。

又，匹錫錫所抽出的沈澱層，分析其花粉得知，氣候開始暖化的時程大致在 8,000~9,000 年前段落，在此之前，植被帶下移了 350~500 公尺（Maloney, 1983）。另有證據顯示，史前時代，多巴湖北部地區存有紅毛猩猩，而多巴湖似乎也是許多生物的隔離區，以現代鳥類而言，17 種鳥僅見於多巴湖之北；10 種鳥則只存在於多巴湖之南。

至於多巴湖地區的農業文化，至少已存在數百年。1824 年，第一批進入多巴湖地區的歐洲人是 Burton 及 Ward，他們由多巴湖南方的港口矽莫卡（Sibolga）往北走，抵達多巴湖。他們敘述，絕大部分的森林已消失，代之以農耕地，且以稻田為大宗，只在 2~3 個山頂部位還保留森林，據說，那是恐怖的魔鬼及惡靈的住所。

19 及 20 世紀交替之際，由一些照片、土地利用圖，以及各種文字記錄顯示，百餘年前多巴湖地區的景觀，甚類似今日之所見。

此外，多巴湖地區的東南亞松（*Pinus merkusii* Jungh. and De Vriese）的大面積松林，已被包括台灣的商人所砍伐，然而，此等東南亞松雖是蘇門答臘的固有種，但在多巴湖地區卻非天然林，而是 1927 年首批種植的，且隨後又有造林。

我於 1 月 30 日傍晚抵達東襟村瀑布遊樂區時，極目所見，大抵是 1920 年代造林木的伐採跡地。據說，印尼軍方等人士常常放火焚燒這些坡地，為的是讓草地萌長嫩葉，藉以吸引野生動物來此吃食、獵食，從而提供人們打獵的樂趣，因而此等山坡地恆滯留於草生地。而火燒之後的草本社會，白茅常是次生先鋒波次的主體，其他雜草亦與台灣常見者雷同，例如雷公根、昭和草、車前草、紫背草、兩耳草、小葉冷水麻、金露花、地膽草、颱風草、香澤蘭、銀合歡等等。栽種的樹木除了東南亞松之外，另有柏木、木麻黃、耳葉相思樹（紙漿用材）等，可以說，整個多巴湖地區原始生態系殆已蕩然不存，只在坡地凹陷處，殘存小面積條帶狀山地雨林的破碎林分而已，雖然如此，我認為這些破碎林分仍然是未來的生機之所在，若欲造林，應以該等破碎林分的物種為第一優先，或者，停止人為干擾，聽任土地自行演替。

三、沙莫西爾島的故事

沙莫西爾島與多巴湖歷來被視為蘇門答臘的旅遊勝地。早些年代，曾有許多歐洲人士來此渡假，一住往往數月，當時食宿一天不過 4~5 萬盾，或說台幣 150 元以下，如今則需費 5~6 倍或以上。

解說摺頁、旅遊介紹常說多巴湖「風光明媚、山明水秀」，依我看來是無用的形容詞，言過其實。可以說整個大、小景平淡無奇。若非存有豐沛的人文資源，就觀光遊憩的潛力而言實在乏善可陳。今後端視湖島如何發展其軟體規劃為關鍵。

§ 國王的石棺

「莫·拉斯！莫·拉斯！（瑪達語歡迎！歡迎！）」沙莫西爾島「多莫」村（瑪達語肥大之意）自稱國王後代的解說者向我們致意。

學源法師與我討論了規劃要旨與原則之後，我們來到島上湖畔一處石棺及石雕群像處，坐在簡陋的木條椅上，傾聽石棺的故事。

沙島多莫村有個國王，其王位總共傳了 12 代。眼前石棺是第三代王希拉姆達的陵寢，之前兩代的王墓則座落別處，左側後方另有一座水泥砌成的現代墓，乃基督宗教傳入此地之後，受洗的國王後代的安息處。

這座石棺離地高踞，已有三百餘年歷史；石棺先端，誇大的國王頭雕張顯他地位的崇高，以及法力的強大。他的頭髮向後飛揚，狀似奔馳中。國王大頭的下方，另刻有一石雕像，代表一位名叫「布魯頌·馬拉吉刻」的將軍，他原是外地人，因仰慕國王，來此向國王學習巫術，而效忠於國王。

石棺後端有一女性頭，即王后，她仙逝以後也埋在此石棺底下。希拉姆達王在與王后結婚前，他倆已相戀 5 年。王后之所以遲遲不肯成婚，是因為當時的追求者甚多，比希拉姆達更帥氣、更富有的其他國王也大獻殷勤。因此，王后向希拉姆達王出道難題，如果他能弄來兩頭此地沒有的大象，她就嫁給他。於是，他運用高強的法力，從遙遠的亞齊地區，將兩頭大象乾坤大挪移來此，終於贏得美人心。國王仙逝後，石棺旁側臨摹雕刻了這兩頭大象，用以紀念這段堅毅的情史。

說起瑪達古人的談戀愛可真不方便，他們只能邊工作、邊交心，例

如石棺右後方有個其貌不揚的石臼，女生得一邊搥米，一邊與她所心儀的男子談情說愛，當然，表面上男子也幫著她工作。

石棺左方存有兩或三組石雕，不經說明沒人看得出代表何意？其中，有一排列成半圓狀的石雕像群，那是族人跳舞祈雨的儀式，他們繞圓圈跳著祈雨舞，而圓心處原本還有個大石頭，代表活人獻祭品置此。被當成祭品的活人通常是外地人，因入侵此地或來此偷竊者，被逮後充當犧牲。他們在熱烈的舞蹈中，以「冬木（即長矛）」刺殺他。如果「冬木」得以一下子刺入，且血柱噴灑量多，代表老天很快就會昏天暗地大量降雨了，血流愈多意即雨水愈大。這等祈雨儀式不由得讓人懷疑，此地在數百年前的氣候狀態似乎不太穩定，或說常有乾旱發生，否則瑪達文化中何必發展出此類儀式？畢竟，農業社會只消有雨水，人們就可活下去矣。

另一組石雕像即司法會議。一排石桌椅，4個椅子分別隸屬於國王、法官、將軍、衛士的座位，中間石桌即被審判者的行刑處。人犯被砍頭後，流出的血被用來塗抹在石棺國王雕像的臉部，此即為何石雕臉呈紅色的原因。至於沒有頭的軀體，被擺飾在前述談戀愛的石臼附近，那裏，一排沒頭的雕像即歷來人犯葬身處。

此外，會議旁另有2個石像，分別為一男一女。這兩人也是外來入侵者，被國王下令活埋。原來的石雕像只能看到兩個頭，兩三百年來水土流失的結果，以致於現今看見了全身。他們被活埋致死後，國王施展法術，將這兩人的靈魂轉變成此地的守護神。

石棺前擺設有根木雕的長杖，其上雕刻有2隻壁虎（守宮），以及乳房、人頭雕。守宮是瑪達人的重要象徵之一，他們崇拜牠，因為壁虎具有攀附天花板、牆壁、任何地方的能力。瑪達人祈願族人及子孫就像守宮一樣，不管到何地，都可以適應、發展、行走在每一片土地上，即令在艱困的環境下，都能具有守宮超強的吸附力，適存自在。而4個乳頭或乳房代表女性的富饒與包容，兩個乳頭餵小孩，另兩個餵男人。至於長杖先端的人頭雕，代表的是「降頭師」或巫師。

我聽著口頭歷史報告式的解說，心想著此等人地關係或文化形成的

機制是何？這些故事又如何賦予生命力、張力，或具有引人入勝的魔力？另一方面也看出瑪達文化樸素無華的特性。這一小小的解說據點，除了國王石棺及兩頭大象石雕之外，其他鈍拙的石雕，係由別地移來者，乃為了方便一次解說的瑪達文物。

§ 跳舞的王子

關於希拉姆達王，似乎是蘇門答臘歷史上的名王之一，他的故事絕不止於我們所聽聞。他的後代曾經對抗過荷蘭及日本的入侵，而我無法確定，眼前的解說者是否真的就是希王的後裔，不過，他與王的石雕像神彩酷似。他另補充說，在另一個山區，那裏的榕樹葉片都是反轉過來的，葉背在上面。為何如此呢？傳說瑪達族諸王另有一共主，相當於皇帝的地位，他將他的寶劍放在一處神聖的地方。即令到現在，只要是夠真誠的人去到該地，仍然可以看見寶劍一直在那裏飛來飛去，且劍光閃閃，以致於向光的榕樹葉片倒轉……

沙莫西爾島上擺攤式的講故事者，除了國王的石棺以外，大概以「跳舞的王子」最顯著。據說，曾經有個瑪達族的國王，帶著他所摯愛的兒子去打仗，不料王子死在戰場上。戰爭結束後，國王念子心切，朝思暮想一直想不開，結果國王就此瘋掉了。臣民們想盡辦法要醫治他的瘋病，最後請來一位法力高強的巫師。巫師知道王子生前酷愛跳舞，因此，他以木頭製成王子模樣，作法請來王子的靈魂進入木頭人，連續跳了七天舞給國王觀賞，從而治好了國王的瘋病。於是，瑪達攤位上兀立著木頭人，等著遊客聚集後，由人在後方操控數條繩索，或完全由機械力代勞的傀儡戲，表演起幾個簡單的動作，述說著這段親情故事，也等著遊客自由樂捐。

世界上太多神話、童話、故事、稗官野史，並不刻意要說些什麼，許多時候只是有此一說。刻意要貫串出什麼意義，往往是多此一舉或畫蛇添足。我聽、看著瀏覽而來的聲音、影像，最多的時候不想著什麼。不過，瑪達傳統屋頂前後兩端上翹的誇張造型，卻讓人不由得想問為什麼。有人叫如此的木屋為「長屋」，我寧可叫「船屋」，因為它像極了蘭嶼雅美族兩端上翹的木舟。

沙莫西爾島的典型「船屋」屋頂，後上翹的高度要比前上翹高些，它的涵意是說後代當比前一代爭氣些、興旺些、社會地位高一些；船屋是架高的木製屋體。我推測熱帶高溫、潮濕的大氣，將屋體架高有助於通風、降低濕度，這是原始的生態建築原則。船屋門開在正前方，門口因屋體架高離地約 1 米餘，得靠小木梯才能進出。如此一來，當有訪客要進門時，非得低頭看木階梯不可，也就是要進門你得先低頭，代表你的法術不會超過屋主，以致於不會對屋主或其家人帶來傷害；又，扣門時你的頭上仰，代表對屋主的尊敬。反正，不管怎麼說，這與野生動物之間表示長幼尊卑、臣服的模式很像。

我們聽完在地解說之後，循步道參觀該島賣店及瑪達文物博物館。關於原文化的手工藝、生活慣習的使用物，以及王族遺物之精巧，我想，早就有一整套瑪達文物的研究及總解說的系列圖書、報告吧！除非我來此蹲點，長期研究學習，否則如此旅遊方式，只能走馬看花。

四、遊湖趣譚

隔日早上，學源僱請了一艘遊湖大船，船家聲明 3 小時折合新台幣 1,500 元左右。船自塔庫·塔庫住處出發，先北向迴一彎後南行，復北行，去看所謂「公主與狗」的懸岩，而後上碼頭登岸。有趣的是我們上了兩次岸，且在中餐後，離開多巴湖，勘查西莫隆·莫隆高原上盜賣泥炭土的現場，之後，趨車漏夜前往片丹·西笛浦昂，投宿黃泉心先生家。

§ 鐵木傳奇

如前所述，多巴湖地區或沙莫西爾島的開發甚早，19 世紀的文字、圖像記錄，早已證實原始林相蕩然不存，也就是說多巴湖一帶正是瑪達人開發為農業用地最密集的地區之一，是以植被或植物幾乎全屬人為栽植及次生系列，然而，在多莫村國王石棺外側有株大樹幹，我好奇地詢問，在地人謂之「鐵木」，是最優良的固有樹種，瑪達族人的造船，以及其他重要用材悉取此木。而此一大樹幹，先端近年始告折亡，據說是國王的叔叔拄著拐杖來到此地，隨手往地上一插，就長成這株巨木。

其實，印尼人有句俗諺，大意即「擲杖成樹」或「擲杖成林」，也就是說印尼土地肥沃、生機旺盛，隨便插根手杖也可長成大樹或形成森

林。究竟這句俗諺是否緣起於瑪達神話，源自鐵木傳說，或傳說係由俗諺改編而成，殆屬羅生門矣。然而，「鐵木」的確是奇木，我回台後查其學名是 *Eusideroxylon zwageri* T.&B.，屬於樟科的大喬木，《爪哇植物誌》（1963 年版）說牠是馬來西亞西部及西北部的自生樹種，在爪哇偶而種植之；樹高約 15~35 公尺。《蘇門答臘生態》一書敘述，鐵木分佈於蘇門答臘、加里曼丹及南菲律賓；樹高可達 50 公尺，胸徑 2.2 公尺。樹皮紅棕色，葉大，果重；由於木材的機械性質（例如抗張、抗壓）力道強勁，更且耐腐性超強，據說在潮濕土壤中，可抗腐達 40 年，且在乾燥土壤中，可堅挺不腐達 1 個世紀。如此數據煞是驚人。日本人在台灣曾經試驗了約 84 種木材的耐腐能力，其中只有 8 種超過 10 年，而且，其中有 3 種在 11 年 5 個月前已腐，且該試驗只進行到 11 年 8 個月，可見「鐵木」毫無愧色名符其實。

這麼好的木材，當然很早以前人們即栽培造林，何況天然林多已伐盡。一般販售的鐵木種子苗，如果是種在有遮蔭且潮濕之處，例如林冠已密閉的次生林下，則多生長良好；牠的種子受到主要的威脅則來自豪豬（porcupine）的吃食；稍有林野經驗的人都知道，當鐵木被砍伐之後，大量的次生芽叢會由其基幹部位長出，小心剪取這些芽體，可作無性繁殖苗栽種。1940 年代即有報告指出，這些芽體的生長速率遠比種子苗迅速。又，鐵木開花 3 個月後果實即成熟。

鐵木在生態上較重要的特色是，牠常形成熱帶雨林的單種優勢林分，或近乎純林。一般認為熱帶雨林的喬木多樣性愈大，該森林愈穩定，然而，鐵木林卻違反此原則，卻也甚穩定。1919 年，Gresser 的研究報告記載，婆羅洲及蘇門答臘的鐵木林，第一層高樹幾乎從缺，但第二層喬木則以絕對優勢的鐵木佔盡稠密的林冠，牠們擁有 15~20 公尺高的樹幹，支撐出扁平密緻的頂部，此一林冠偶而被高大的 *Koompassia*、*Intsia* 或柳桉木所穿透，而遠遠拔離鐵木的一般高度。由於鐵木林下的幼苗、小樹甚多，因而理查那部熱帶雨林的專書將之視為終極群落。

多巴湖畔半段鐵木值得詳介，而且，據在地人說，這半幹鐵木現今雖然位在環湖公路的上方，但在較早年代，這株鐵木生機旺盛時，就是

船隻靠岸的碼頭，船纜就綁在這株樹上。傳聞，三百多年前的多巴湖，湖水較現今高甚多，如今，以土沙淤積、水位下移，多巴湖面殆已縮小。

而多巴湖畔常見植物或植栽如木麻黃、紅花曼陀羅、榕樹、可可、酪梨、扶桑、毛葉西番蓮、石栗、芒果、王爺葵（量多）、伏石蕨、小花蔓澤蘭……，多為普通熱帶、亞熱帶共同植栽。

§ 公主與狗的故事

也許是因為印尼焚燒森林或生活習慣頻頻燒火，以致於天空中分不清是水氣籠罩或霾害所致，從我抵達棉蘭以來，似乎沒有一刻真正晴朗，同樣地，整個多巴湖的景致，也蒙上一層參不透的壓抑。因此，貼在廣闊水面上所謂的遊湖，只能在岸邊，讓游走的地景變化，填補一些空洞。

最突出的景觀還是瑪達人的船屋雙尖，以及間隔一段植被後矗立的旅店。偶而在景觀點的小山頭，則出現稍見規模的奇特建物，據說是墳墓。沙莫西爾島民重視祖先崇拜，墓地之用心甚於活人住宅。沙島暨湖外圍，行政區劃計有 7 個縣，卻以觀光區的沙島最為貧窮，這也是令人不解處。

依我看來，整個多巴湖地區的土地利用，除了農業佔據最大比例之外，其他措施並不嚴重；水體中除了牽網定域養殖之外，但只中等數量的遊艇及魚舟，然而，岸上人居建物的廢水排放，船隻油污及廢氣穢物，似乎並無任何處理而直接排入水體，島及岸上居民衣食住行全然託付一湖深水，不污染亦難，故而優養指標的布袋蓮族群早已大肆繁衍。若論規劃，恐怕得優先處理此一「傳統」問題。

可以說，整體景致單調乏味。而船家建議，往看公主與狗的奇岩。其不浪漫的故事如下。

相傳有個瑪達人積欠國王很多錢，他有個貌美的女兒。國王逼債下，不得已答應要將女兒嫁給國王的兒子。然而，女兒早就有戀人了，因而抵死不從。逼婚的日子終於來到，女孩帶著她的狗兒逃家，眾人在後方緊追。女孩直奔湖畔懸崖頂，毫不考慮縱身一躍。就在她與她的狗

猛然下墜的瞬間，她們變成大、小兩塊懸在半空中的石頭。

於是，我們的大船從俗駛往該懸崖。遠遠的，看見其他船隻斷續開往一處高崖邊，停留一、二分鐘旋離去。等我們的船靠近後，我藉助望遠鏡，總算看清懸吊在崖邊的兩塊石頭。原諒我寫不出任何想像力，要說多巴湖有何勝景，恐怕得加點幽默感。

§ 多巴湖有多大？

印尼的許多數據如同印度，很難判斷信或不信。其 60 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標明 5 公分長為 30 公里，然而，其實際長度是 4.55 公分，照理說我該「相信」其比例，準此，由地圖水面及陸域之標示，我換算出多巴湖最常與最寬約為 97.6×34.3km；沙島則為 49.5×22.4km。

我隨口一問學源法師多巴湖多大？學源轉問把舵的船家。他們的交談當然我不解其意，只知道整艘船好似負載重大任務，要趕往某特定地點。十餘分鐘後，學源方才告知，船家說他不知多巴湖有多大，不過，他知道某一碼頭上有某個房間，房間的牆壁上貼有一張地圖及數據。現在，我們已經抵達這張「藏寶圖」的碼頭。於是，我們下了岸，走一小段路，在岸邊一間破舊的小房子內牆上，果然看見一張褪色、模糊的圖面，但看不清是何地點。其上標示的數據如下：多巴湖水深 500~700 公尺；島長 34 公里、寬 14 公里；另有一組 60×12 公里者，不知係何所指。而我在另一本書上查到的多巴湖面積是 1,146 平方公里。

看畢奇怪的地圖後，再登原船，繞往左側碼頭，我們準備告別多巴湖。上岸午餐的地名叫叭啦啦（Parapa）。由於我們一副觀光客模樣，甫一下船，幾個只著短褲的小孩簇湧而上，要求我們將銅板、零錢丟入湖中，他們一溜煙潛水取出；紙幣則包著石頭丟。小孩的水性了得，然而，撈起的錢幣在隨後幾分鐘內就賭光光。

瑪達人甚重視生命禮俗。若你結婚時沒有宴請全村人，宰牛殺羊席地請客，則村人不承認你們的婚姻，如此，逼得沒錢的已婚者外出打拚，賺足了錢才回村補辦宴客大禮。旅途中，我看見幾處婚禮。

我們用完叭啦啦的印尼餐後，南行西莫隆·莫隆高原，勘查泥炭土盜賣的實況。泥炭土的生態議題是世界級的困境，或將以專題討論之。

總之，2009年1月30日深夜以迄2月1日中午的多巴湖之旅，我看到全球最大的死火山復活島及火山口湖；我認定沙莫西爾島的瑪達文化資源深厚精彩，必是未來生態旅遊、環境教育、世界採風不可多得的泉源之一，應予深化研究及新創造。此一湖島重點區誠然是蘇門答臘今後的世界窗口，其在地理、地體、水文、生態、人文、經濟等等面向，皆是蘇北省的關鍵；其規劃不應停滯於縣級的層級，應以省級或國家格局長遠規劃之。而規劃之首要，務必將全湖區污染源於短期內全數清除之，且建立健康活水循環系統為是。

我是有些規劃的想法或構思。然而，不能執行的再多的夢想遠不如落葉。有時候，看著落日，將自己的想法向天際揮灑已經足夠，就不必書寫了。